

启明星

QIMINGXING

◎ 吴蔚 / 著



长篇小說丛书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琥珀，古名育沛、虎珀、虎魄、兽魄、顿牟、血珀等。

英文名 Amber，源于拉丁文 Ambrum，意思是「精髓」。

为古代树脂埋藏地下经久凝结而成的化石。性味甘平、无毒、温、甘淡。

在佛经中与金、银、琉璃、玛瑙、珊瑚、珍珠等并列七宝，佛家视为吉祥之物。



◎ 长篇小说丛书

启明星

◎ 吴蔚 / 著

QIMINGXING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启明星/吴蔚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8

(琥珀长篇小说丛书)

ISBN 978-7-80742-323-2

I.启... II.吴...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0488 号

书 名/启明星(琥珀长篇小说丛书)

作 者/吴蔚

出版发行/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政编码 3300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9.875

字 数/22 万

书 号/ISBN 978-7-80742-323-2

定 价/25.00 元

引 子

自古通晓春秋义,都说民重君轻。
长治久安终画饼,历代兴亡事,把酒笑浮云。
贞观遗言史为镜,黄钟大吕常鸣。
舟行万里赖水静,仁爱承天瑞,金碑铸芳名。
——主人公寄语他的同僚们

时光老人迈着雄健的步伐跨越了二十世纪。

人类不能不缅怀二十世纪,因为她的光辉如日月昭明。她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留下了耸立云天的丰碑。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将从此开创人类从革命的浪漫无羁走向理性生活的新纪元。

二十世纪,古老的中华神州完成了从雄狮沉睡的封闭王朝向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社会的伟大变革。共和旗帜上的灰尘正在抖去,令人欢欣鼓舞的曙光已把东南地平线照得通亮。

沿京珠公路南行,穿过枫岭山脉,就到达云昌地界。这是一座极具中国特色的城市。云昌市地处中华腹地,背靠千里绵延的山脉,南临中华第一大河,方圆三万多平方公里。

云昌历史上出过不少精英,唐朝的尚书,明朝的宰相,清朝的文华殿大学士。自隋文帝开科取士以来,进士及第六百余人。至于秀才举人、幕僚小吏、遗贤高士,那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它的土地以平原居多,水网密布,湖泊众多,号称千湖之国。这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黑土拥金,适宜万物生长,光华灿烂的江楚古文明中,有它的一份贡献。



长篇小说丛书

长篇小说丛书

①

今天,省委洪书记召见任德远。
秘书领着任德远走进洪书记办公室。

“当年我们是由国家指定的，专业不对口，非我一人，不足为奇。阴差阳错有时也成全一些人和事，交通厅里经济学问不浅。”任德远对自己的前半生虽不觉得怎么辉煌，但也没感到什么遗憾。

洪书记说到这儿，不自觉地掏出香烟，先递给任德远，任德远摆手表示不会。“好，不抽好，希望这种恶习能从你们这一代逐步戒掉。不过，我听说年轻人中抽烟的比例仍然很高，值得忧虑。”洪书记说罢方点上火。

“也没什么，人类抽了几百年，照样前进。再说，都不抽了，烟厂倒闭，财政减源，失业下岗更为忧虑。”任德远说到最后微露一笑。

“你这是怪论，不符合环保和健康学。”洪书记深深地吸了两口，“虽是怪论，主见可贵，有你支持，我就继续抽下去了？”洪书记又吸了一口，接着说，“接到通知了吗，有什么想法？”

任德远思索了片刻，说：“机关工作十八年，驾轻就熟，风平浪静，习惯、稳当，而到云昌任职，就是独当一面，千头万绪，风口浪尖，怕只怕弄不好船翻人落水。”

“不能光想个人的沉浮迁谪。”

“倒不全是，我城府不深，只怕使出了浑身解数，仍然政绩不昭，上下责难，到头来左右不是人。个人乌纱帽事小，若党的形象蒙尘，愧对组织的信任。”任德远神态率真语气诚恳，不像戏言。

洪书记吐出一口浓烟，说：“我从政四十余年，从小秘书做起，公社党委、县委、地委、省农委、省委，一个台阶都不漏。我清楚，一个市委书记并不比一个省委书记轻松多少。你下去后，切忌一个人包打天下。首先团结好‘一班人’，用好‘一班人’，要保持一种超然姿态，一把手的超然姿态是一个地区领导班子和谐稳定的根本因素。我们现在不少地方领导人施政常常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在任期间总要搞几项贴着个人标签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为他更换乌纱帽作筹码。希望你离这股风远一点。施政的着眼点一刻也不要离开民众，宁可给老百姓的餐桌献上一碟可口的小菜，也不要去做那种与老百姓

的日子毫不沾边的形象工程。我听说你是敢想敢干锋芒毕露的人物，魄力和开拓精神无须我废话，只是从另一个角度提醒你，做个进退自如乾坤在手的政治家，开创云昌的新局面。省委对你期待很高，还有整顿吏治也希望你搞出点新名堂来，不是单指抓几个贪官，而是官民之间如何建立起和谐关系。”

突然，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响了，洪书记飞快操起电话。对方的声音很响很急，从洪书记的神态变化看，事情不太妙。

“什么？大桥被堵？……二百多人？哪里的？乌林市的，为什么？……下岗失业要饭吃。……你们打算怎么处理？……什么？为首的抓起来？……驱散？……高压水龙？橡皮枪？……不行，不行！”洪书记提高声调说：“不行，绝对不行，一个都不能抓。……违法？是违法，一定要做好工作，好言安抚他们，先接到省委宾馆，就说我亲自会见他们，有什么问题跟我谈，我会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先疏通大桥，大桥堵不得……好，好，就这样，千万不要出事。”

洪书记压上电话，回到沙发，又掏出香烟点燃，口中自言自语地说：“乌林，乌林市的领导怎么搞的！三百多号人闹到省城要饭他们竟然毫无察觉，平时高唱要同群众息息相通，怎么关键时候体现不出来了？一个五百多万人的大市解决不了三百人的吃饭问题？我敢断言是拖延、推诿、麻木造成的。我们的同志什么时候才懂得民众如水呀！你想想水多么重要！”

任德远说：“看来，在很长时期内，下岗失业问题，应纳入我们党重要工作日程。”

“是啊，我们省属于老工业基地，‘文革’期间搞深挖洞搬进我省西北部山区的所谓三线工厂多数也垮了。体制转变，交给地方管理，更增加了我们的压力。目前，我省的失业率高出全国平均数近个百分点，着实令人寝食难安哪！”洪书记吞云吐雾两个来回，方接着说，“如果说我们社会还存在不稳定因素的话，就在于两大群体——工人和农民，解决了这两大群体的问题，就解决了主要问题！”洪书记说到

这儿，又换了一支香烟。

任德远说：“您老的思考，比我们年轻一代高远多了。”

洪书记淡淡地笑了笑，说：“好了，不谈我了。听说你在交通厅搞了个‘国是沙龙’？”

“我们几个大学生，不知天高地厚，喜欢来杯清茶，高谈阔论，国际国内、人文地理、古时先贤、当今人杰、评头论足，瞎聊一番。不过书生意气，喜欢在古往今来的历史长河和国内外各种风云际会中畅游，同时也宣泄一下自己的情绪，也没什么真知灼见、兴邦方略。”任德远知道老同志的心态，不喜欢年轻人胡吹穷聊，话说得十分轻松，权当儿戏。

“切莫崇尚空谈，要干实事。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老毛病，自视清高，愤世嫉俗，不大和工农大众合群。你看小平同志，十六岁出国勤工俭学，十六岁呀！当年不争气的富家子弟只怕还在奶妈怀中撒娇。二十四岁领导起义，后来参加万里长征，开创晋冀鲁豫根据地，挺进大别山，指挥淮海决战，百万雄师过大江，横扫大西南，主政中枢，‘文革’中大起大落，如青松挺拔，不屈而重生。十八年改革开放，运筹帷幄，一生为中国人民干了多少实事呀！”洪书记像自言自语，娓娓道来。

任德远不无触动，但又说：“时势造英雄，我们难得那种风云际会呀！”

“不能这么看，创业维艰克勤克俭，守城不易勿怠勿荒，无论是用于国家社稷的长治久安，还是保持家业的兴旺绵长，悠悠五千年警钟长鸣，懈怠和荒淫是政治的天敌。”

“那倒也是。”任德远钦佩洪书记的见解，轻轻点着头。

“希望你们身上。人民的安乐、国家的强盛、数代人的追求，盼望着有朝一日尽早实现啊！”洪书记注视着任德远，朗声笑道。

任德远感到了一种振奋：“我几时接任？”

洪书记说：“这就不必问我了。接到通知你就是云昌市市委书记，

何日赴任,你自己定。省厅工作交代完毕即可上任,越快越好。杨书记陪你去。”

“好,我去试试。”

“不是试试,要立军令状。”

“给我一届时间,我一定给省委一份满意的答卷。”任德远忽然显得昂扬起来,大有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豪情。云昌市是他的家乡,为乡亲们谋求福祉,他应义不容辞。

“来,来,我还有件东西送给你。”洪书记起身,从办公室里拿出一卷宣纸,递给任德远说,“我送你一条幅,献丑,只当我一点希望吧!”

任德远展开一看,原来是:一身正气做人;两袖清风为官。

2

副厅长的工作不是很复杂,一天就交代得清清楚楚。晚上,老厅长设家宴请他话别。老人家早就向省委组织部提出让贤,明确推荐任德远接任。可从他吃进五十九岁长寿面那天起,推荐了一年也不见动

歇落,祝云山继续说:“同志们看到了,任书记很年轻,不到四十岁,年轻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比黄金白银更加珍贵。干部队伍实现四化,首先是年轻化嘛!复旦大学的高才生。云昌市将在任德远同志的领导下,开拓进取、日新月异、阔步迈向小康。”祝云山的话音刚落,台下立即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祝云山高扬双手,向下按了按,示意掌声暂停。然后,他请任德远上前台讲话。

任德远谦让着要杨宏坤先讲,杨宏坤摆着手说:“我不用讲了,你是今天的主角。”

任德远走向讲台。他事先没有准备讲稿,理个腹稿都来不及;来的路上杨书记也没说有这么隆重的欢迎大会。讲什么,怎么讲?他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这样的大会是不可信口开河的,一时间他的思绪乱极了,一点讲话的激情也没有;没有激情,文思就会枯竭,演讲必定索然无味。他清了清嗓子,飞快地整理了一下思路,决定先回应一下祝云山主任的欢迎词,于是振作精神朗声说:“刚才祝主任的欢迎词使我不断地起鸡皮疙瘩,地下若有缝,我一定钻下去溜了。我毕业于复旦不假,一个人的学识才能和他后来事业成功与否跟他毕业于哪个学校没有必然联系。从现代观念看,为官者统属国家的公务人员,无论是政务官还是事务官,都不能代表什么显赫的地位,从本质上讲,因为他们是服务者。为官应是一种责任和重负,谈不上半点荣耀和威风。再说,我们是共产党员,号称共产党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凡读过党章的人一定都知道。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干事。”任德远的话赢得了满堂掌声和欢笑。

他的思路略微清晰、宽阔起来,“我来云昌前,曾到省统计局看过云昌的报表,你们去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人均八千多,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许多,真叫人喜不自胜哪!云昌早就是小康人家了。在座的诸位,说句老实话吧!你们相信吗?”会场里顿时出现一阵骚动,人们交头接耳议论起来,任德远静等台下安静下来后才继续说:“我听说,定远县

台下突然站起一位年轻干部,大声说:“验证什么?我就是证人,我家就在山里,这样的家庭,举目皆是,有些人家的凄凉远胜过你所听说的。”

“顾民清，农委防总的。”

“好，你是我的第一位证人。哪天带我去你家乡走一趟。”任德远继续说，“敢讲真话，应是做人的起码品格，何况无私无畏的共产党人。承认我们离全面小康水平还很遥远，多数工农大众还未达到温饱线，无法起步奔跑，贫困是一切灾难的根源，我们天天讲稳定高于一切，怎么才能赢得真正的稳定呢？我们执政党给老百姓送上一份丰衣足食的礼物，当然格求天下太平。为此，我最后呼吁同志们，让全

吃了几顿派饭就赔了一只玉镯子，将来再来场‘四清’、‘文革’，今天的一顿饭可不简单哪！我家再没有玉镯子，到时非逼得我卖老婆。”任德远大笑起来。他来之前就打定主意，从点滴做起，一尘不染。

“接风洗尘，名正言顺，中国的传统习俗，反腐败也不能反掉人情世故嘛！水至清则无鱼呀！”祝主任说得十分在理，不容反驳。

“亲人离合，朋友分聚，煮酒话情，诉述衷肠，我举双手赞成。哪天祝主任家有什么盛事，家宴请我，我一定欣然赴宴。”任德远十分认真地说。

祝主任笑道：“干脆吃盒饭，廉政到家。”

“要得。”

“那就不用陪了，别说不恭不敬啊！杨书记。”祝主任一脸尴尬地笑。

常委们自动散去，各自回家，吃便饭打牙祭听凭各家自由安排。任德远对杨宏坤说：“不敬了。大老远送我来，一杯水酒都讨不到。吃盒饭去，我埋单，尽地主之谊。”任德远十分轻松而开心。

“不用，索性亲兄弟，明算账。一盒饭钱我还掏得起。”杨宏坤也眯眯地笑着。

“也罢，待紫玉来了安下家，你改日到云昌视察，我家宴恭请。”任德远似乎动了点感情。

“到省里办事，也别忘了到我家里坐坐。你大姐常念叨你。”杨宏坤对于自己看中的这位年轻人信心十足，“云昌，看你的了。”

“出了纰漏，可要多多美言啰！”任德远打趣道。

任德远上任第一天吃盒饭，不几天云昌城传扬开来，妇孺皆知。但多数人不信。

③

在市长郭玉清的陪同下，任德远到所辖县区转了一圈。这是必备的课程，花了一周时间。



接着正常上班,连着几天都是由党委办公室汤秘书长作日程安排。每天节奏紧凑,时间排得满满的。

这天上班,汤秘书长扶正漂亮的金丝眼镜,声音轻柔地说:“今天上午九点,您要出席市环保局召开的工作动员大会,并发表讲话,讲话稿我已替您写好了。”

“这好像是政府部门的会议,这种会议,我不必出席吧!”任德远皱起眉头,脸色阴了下来。

“环保会议,不是一般的部门会议。”汤秘书长提醒道,“环保一票否决制,您知道的,现在环保比交通超前了,您一把手必须亲自抓环保。我找找文件您看一看。”汤秘书长慎言“进谏”了一番。

“我去讲两句他们就格外卖力了?环保有法,中央三令五申,世界绿色组织在拼命呼吁呐喊,老百姓对环境的恶化怨声载道。各种媒体关于环境的警报惊心动魄,他们看不到、听不到吗?我的几句谈话能高过法律,高过中央明令指示,胜过百姓的愤怒和媒体的警报?”任德远坚决不做纸上钟馗,有鬼他们自己打去,蓝天绿地靠的是他们对事

是正当商人,用不着和我这位共产党的市委书记拉关系。听说人家李嘉诚就不沾政治的边,回大陆投资那么大,捐献那么多,和哪位共产党的书记碰过杯、合过影?”任德远前些天同郭玉清曾路过玫瑰园别墅小区,看上去确有些特别风韵。他特意下车仔细观赏品鉴了一番。

玫瑰园别墅小区占地一百五十亩,原为城郊的一片蔬菜园区。站在高坡上看,一处颇具苏杭园林风格的古典民居城光芒四射,魅力无穷,两层单立,独门独院,盖着红黄绿紫四色琉璃瓦的小楼达一百多栋,每栋均按以竹为伴,与花为邻,小桥通幽,山水相映,独具文人情趣这一别具匠心的结构而建成的。尤其是精心构筑的后花园一派御苑景致更令人心旷神怡,小区内绿草茵茵,假山、龙潭、凉亭、水榭,各种观赏树木和奇花异卉装点得巧夺天工,真假难分。环境堪称一处仙境落人间。大约半年前就已竣工,但园区内还无住户。老板回澳门度假去了,只留下几位公关销售人员。任德远问接待他的人:“小区总投资多少?”

“五千多万。”

“哦,这位老板还有些实力。”任德远自言自语地说。

“他的实力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接待人说。

“怎么讲?他没带资金来?”

“他喝的每一滴水都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买单。”

“这里不是列入外商投资项目的楼盘吗?”

“对,外商投资八千万。”

任德远一时悟不出其中的奥妙。中国人民银行的钱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外资?他又问:“已经卖出多少栋了?”

接待人的目光扫描着园内:“你看,除了我们几个看坟的小鬼,园区内还有人吗?”

“竣工半年了,无人问津?”

“如果不发生奇迹,也许十年都无人问津。”

“云昌市不是有五万多家私营业主和民营企业吗?这么漂亮的



别墅和居住环境,难道不能吸引几个人来?”任德远对云昌市去年的经济报表中的几个主要数字印象颇深。

接待人哈哈笑了一阵,说:“澳门老板将投资八千万修建具有中国古典风格的别墅园区,三年前此地开工时官方的几家报纸均有特别报道,头版头条,任书记有兴趣不妨翻出来看看。”

任德远突然感到眼前的美景变了模样,就像见着一位美丽动人、仪态万方的妇人,却有人悄悄对他说那妇人患有腋臭一样,顿生恶心之感,头也不回地钻进了小车,逃也似的走了。

外商、澳门老板、一位赤条条一丝不挂的汉子,任德远眼前浮现出那位不曾谋面但一定很有头脸的人物。玫瑰花园,多美的名字,爱的代名词。可任德远想起它就平添许多烦恼。

汤秘书长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又盯着记事簿说:“下午两点,政法系统召开上年度总结表彰大会。这个会本来上个月就该开了,一直等着你来开场,请你出席。至于要不要讲两句,你自己定。”

“又是部门会议,我不是申明过了吗?”

“政法部门非其他部门可比,他们为全市社会稳定,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作出了特有的贡献。”汤秘书长说。

任德远马上接住他的话柄说:“那是他们的天职,跟士兵们打起仗来必须去冲锋陷阵为国捐躯一样。”任德远早就深恶痛绝摆花架子,任交通厅副厅长时,无论哪个县市交通部门召开庆功表彰大会邀请他,他都拒绝参加。他总觉得公路里程的增加和等级的提升与交通部门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多大关系,那是国家的金钱铺出来的。论功行赏,也只能记在工程师和筑路工人的名下。

汤秘书长摇摇头,继续说:“下午四点,云昌商城同夏口市中原商场的合作谈判成功。请您出席签字仪式并接见对方谈判代表。”

“又有酒会,对吧?”

“可能有吧!”汤秘书长脸上掠过一丝看不见的笑意。

“你们安排的事项和时间的衔接真是恰到好处呀!谁的杰作,是

你还是你们合谋算计排定的？”任德远这才省悟到前些日子也大致如此。会议庆典，会见完毕后，总有人名正言顺地拉他吃便饭或参加盛大的酒会，受之有愧，却之不恭。

任德远沉思了一阵，忽又问：“郭市长去了哪里？”

“化肥厂今天研究破产问题，他去了那里。”

任德远一听，马上抓起公文包：“走，去化肥厂。你也别老在办公室里泡着，跟我一起听听去。不能像个旧衙门的师爷，整天抱着文牍过日子。”

化肥厂简陋的会议室里烟腾雾绕，与会者个个一副郁郁寡欢的神态，像某位人物去世了召开治丧会似的。郭玉清见了任德远和汤秘书长，马上起身介绍道：“这是我们市新任市委书记任德远同志。”

与会者纷纷起身表示欢迎，但没有人鼓掌。掌声仿佛与今天的议题不相吻合。一个企业死亡了，无异于老来丧子，天塌地陷，谁有心思鼓掌呢？

任德远靠近郭玉清坐下，抬手示意大家都坐，接着微笑说：“气氛沉重得很哪，不必嘛！破产不是什么新鲜事，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有生有死，没有破产那才叫怪事。”

“有书记这句话，我们心里要踏实一些。”一位可称得上老干部的人说。

“怎么不踏实？你是厂里……”任德远和善地看着他。

那老干部赶紧回答：“厂长。工人们有情绪呀！全体下岗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不少人痛哭流涕，骂我们是蛀虫饭桶。”

任德远说：“国有企业中确有蛀虫，但也不是所有的厂长经理们都是蛀虫。尤其是中小国有企业，早就像一叶小舟漂浮在大海上，是狂风巨浪将它掀翻的，而不是因蛀虫而沉没的。这类企业几乎全线崩溃，而且不是个别地方现象，就证明它们的破产倒闭，主要是市场原因，怨哪一个人都没有意义，也不利于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重新